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82100

卷四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復見天

亂離間

我曹堪欽

偽與真赤心當

地煞威名逢

命閑閑水滸全

塞滄冥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真陰陽二氣仁

金陵、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玉函堂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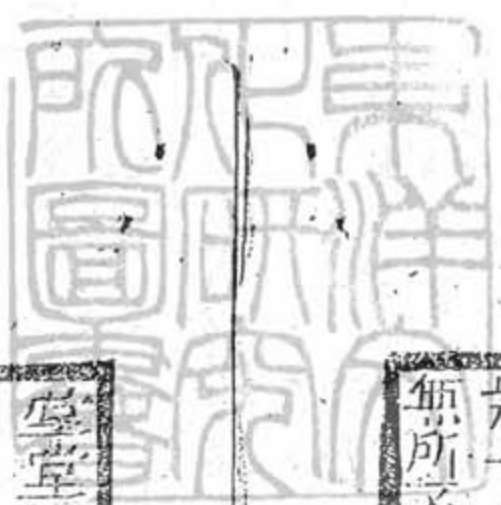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遼兵大元帥送金一提銀
一秤權為信物歸遼之日
大加官封爵只見班部中
兀顏都統直出班奏曰臣
有二十八宿將軍十一驍
大將斥鴳馬壯何足恨哉
正宜引兵前勦殺這厮
國主曰得他來順如虎添
翼休得阻當遼主不聽兀
顏光之言原來兀顏光是
都統軍是遼國第一員大
將十八般武藝兵書戰策
無所不通年方三十五六
二十九卷終

遂問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
試看曹氏丕彰事 幾作袁家譚尚爭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聖堂一表身材面目唇紅四
大奇書第一種卷四十

瑤黃眼碧主帥時便一條
聖曠外書

渾鉄点銅鉄殺到濃處便
第七十九回

學出腹間鉄鏢便得鋒鋒
兄逼弟曹植賦詩

有聲端的有萬夫不當之
姪陷叔劉封伏法

勇却說歐陽侍郎領遼王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一对乎立德以異姓之

叔有連安劉州來宋江正
兄而痛憐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見而急欲

在薊州探軍忽報遼國有
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

使命至宋江問吳用曰遼
恩一則欲殺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

使此來何意吳用曰必
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托安我們正好將計就計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

受他招安却取薊州不
之事遣其子而曰比於文王丕則不以文王之

遼國不破宋江大喜曰賢

弟高見宋江傳令教開城門放侍郎入城下馬直到廳上叙禮畢分賓主而坐宋江問曰侍郎來此何幹侍郎曰有言上達乞退左在宋江請入後堂深地說話歐陽侍郎謂宋江曰俺大遼國主久聞將軍膺天行道自今宋朝如臣嫉奴閉塞賢路重墮厚賂則高言員備効力建功者友我危始以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今將軍赤心丹願止

事曰其父而仍諡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葬之名而諡之後人子又避改葬之實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之篡漢非不篡之貴操篡之耳操將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爲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何用哉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時乎亦足以動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豈之歌適觸君王之怒不若子建者豈之吟能發兄弟之悲朱虛耕田之吟在與異姓之心不若子建者豈之詩能解同氣之怨望勝屏衆之對自述悲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金中之辭能噴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爲然

援先鋒之麻衆弟兄徒勞報國俱各自身之士此皆奸臣之計若將金寶餽送蔡童高楊山人則自爵立至若不知此縱使赤心報國他自陷罪難免今我大遼國主特遣小官賫命一道封將軍爲遼邦鎮百大將軍統領兵馬大元帥贈金一捉銀一秤綵緞良馬各一百八匹便求衆頭領姓名回國照名欽授官職決無謊說宋江听罷曰某

哉凡今之人有以兄弟而相前者觀於其文亦宜爲之泣然矣曹子建亦嘗倩人代筆矣楊修手殺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筆面試却不出醜不似今人倩人代筆面試即便出醜面試不出醜連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作而試一出醜連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筆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惟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觀曹氏之得免於內亂而知天下不欲祚漢也懦若曹能不足論耳曹彰以勇力自矜而驍雄兵於鄴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集文士於臨淄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之作矣使亦如譚延伯

宋天子三番降詔赦罪
招安薛官小職微其恩其
大亦當立功以報勳勉今
遼主賜我以厚爵賜我以
重賞未敢苟受即今酷暑
炎天權借城池屯兵待等
秋涼再來商議歐陽侍郎
曰將軍不棄權且收下這
札再容計議未遲宋江曰
我有一百部八人耳目最
多倘或漏了消息先者且
禱侍郎曰兵臨城下將隨
令行誰敢不從宋江曰我

之相爭琦與琮之相惡而漢中王得乘隙以攻
之豈不大快事哉乃能既死彰亦歸而肖植亦
束手而受縛君子以為魏之幸而漢之不幸云
劉封之拒孟達與糜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
然既能拒之於終何不拒之於始既能斬孟達
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辭而不救關
公平南郡之救樊城也糜芳不聽傅士仁則
必死上庸之援麥城也易封不聽孟達則未必
至於死惜其見之不蚤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
救關公也可罪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拜孟達
於後世也可嘉則其物聽孟達於前也可可諒

等兄弟多有性直剛勇之
士待我和衆人商議却再
回話未遲有詩曰

金帛重馳出劍州
宋江寧不願封侯
遠王若問歸降事
雲在西山月在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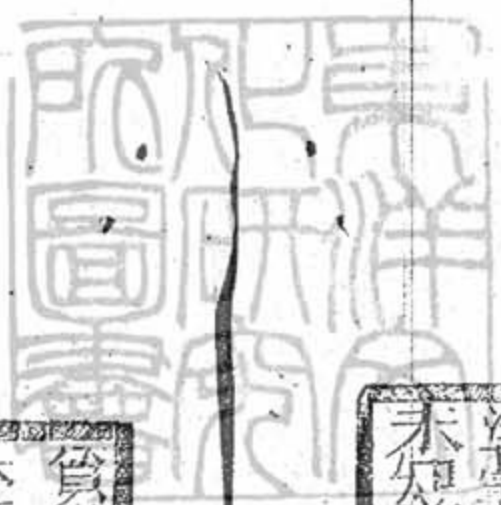
宋江送侍郎出城上馬去
了宋江將侍郎言語對吳
用說知吳用所說有理吳被
嘆曰侍郎所說有理吳被
奸臣專權日後縱便成功
必無降賞之意從大遼實

而喪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既欲
殺之不即召而殺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
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獲戾而將兵於外安
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劉封當徐
晃夏侯尚孟達之師明知其非敵而故遣焉是
棄劉封并棄五萬人其失算者二孟達已去不
更令別將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使
劉封進退無路是棄劉封并棄上庸之地其失
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與
張松法正孟達彭素四人皆買國而各有不同
初欲投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既歸先
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素也事劉而復降曹降

乃長計宋江曰軍師休說
這話縱然宋朝負我我不
負宋朝久後也得青史留
名你等當盡忠報國死而
後已吳用曰兄若存忠就
這條計正可取霸州宋江
吳用計議已定只等秋涼
行事次日與公孫勝在中
軍間詔宋江問曰久聞先
生師父羅真人乃盛世之
高士相煩來日引宋江去
法事羅真人恭拜求指引迷途
未知尊意如何公孫勝曰

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背劉璋之後
始終事先主者惟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
達同功一體孟達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時
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為彭美乎苟曰
始終無二吾於法正未之敢信

却說曹不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衆官一人挺身而
出願往折服之衆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不
大喜即命賈逵前往遠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
先王璽綬安在一見便問璽綬黃賢逵正色而言曰
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
意止而詞嚴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
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本欲其兵



貧道亦欲歸望老母奉省
本師見兄長連日軍務未
定不敢開言來日便請兄
長同行次日宋江暫委吳
用尋官軍馬度俗名香淨
象金珠段正帶花裝戴宗
呂方郭盛瓊順馬洪共八
騎馬領五千兵取路望九
宮縣二仙山來宋江到山
谷內見滿徑涼風修竹
炎暑全無端的好座秀巖
之山公孫勝在馬上指曰
有名喚做魚鼻山宋江看

乞命之狀教他看曹操的墳墓却看了自己的行樂
漢末奇書
六五進清卷之四十一

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何故帶
兵入城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妙在不殺之隻身入
內拜見曹不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木部軍馬
盡交與曹不不合彰回鄢陵自守彰拜辭而去於是
曹不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未篡
取元奇絕。謂云自壯襲取
年城卽此便為篡位之兆
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
相國王明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官諷曹操
曰武王曹操曰此文王而曹不備葬於鄴郡高陵今
于禁重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
圖書閑雲長水滄七軍擒獲于禁之事文字昭書開
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
乞命之狀教他看曹操的墳墓却看了自己的行樂

時仁見

四圍巖嶽八面玲瓏重
重曉色映晴霞瀝瀝琴
声飛瀑布溪澗中漱玉
飛瓊石壁上堆藍叠翠
白雲洞口紫藤高出綠
羅垂碧玉峰前丹桂懸
崖香馥節引子蒼猿獻
菓呼群白鹿啣花于峰
巔秀夜深白鶴听仙經
萬壑爭流風吹幽禽相
對語地僻紅塵飛不到
山深車馬往來稀

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後
歸心鄙其為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
往見以愧之曹丕羞臣下是一幅畫難兄弟是一首
詩畫以來未有如于禁者所以陶情吟詩所以遺興自有
琴曹植之不堪者也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恨
氣憤成病不久而死死後人有詩嘆曰
三十年來說舊交 可憐臨難不忠曹
知人未向心中識 盡鬼今從骨裏推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鄢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
了臨淄侯植蕭懷侯熊二人竟不來奔喪埋當問罪
不知君臣之義有是不從之即分遣二使往二處問
不善處人兄弟之間罪不一日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
死死先過殺了不合厚葬之道貶蕭懷王又過了一日



公孫勝同乘江直到紫虛
觀前下馬整頓衣冠小校
捧着信香礼物運到鶴軒
前看時編棘為籬兩傍青
松翠柏前面所草琦花中
間有三間重洞羅真人在
內端坐誦經童子知有客
來開門迎接公孫勝先入
草庵內真弟子舊友山
東宋公明受了招安奉勅
征遼今取薊州特來恭祀
我師真人便教請進宋江
入庵羅真人降階迎接宋

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
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丁儀罵
曰昔日先王木欲立吾王為世子被讒臣所阻今王
喪未遠便問罪於骨肉何也是責曹丕丁廙又曰據吾王
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
臣何不識人才若此是責曹植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亂
棒打出曹植之事不在臨淄一處叙來不聞之大怒
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
于人來褚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
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運到府堂只見曹植與
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喪中醉倒難為孝子褚皆縛
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全解鄴郡聽

江懇請直人坐受拜禮真
人曰將軍乃朝廷貴客貧
道乃山野村夫何敢當此
宋江堅意要拜其人方纔
肯坐宋江先取信香炉中
焚起香了八拜次花榮等
六人各拜畢真人都教
他坐命童子獻茶真人曰
將軍上應星魁替天行道
今端朝廷此清名萬載不
磨徒弟公孫勝本從貧道
出家以絕塵俗奈是會下
星長不出不來今蒙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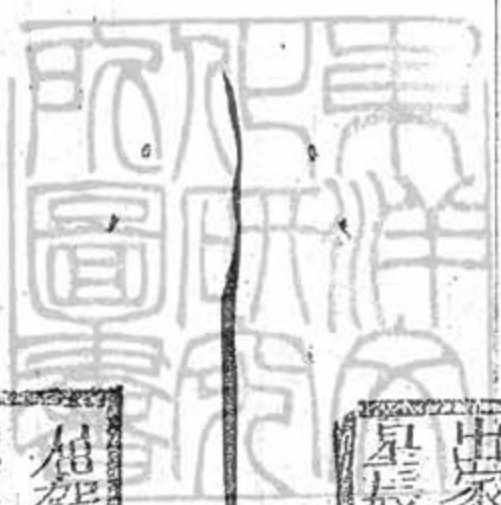
侯曹丕發落丕下令先將丁儀丁廙等盡行誅戮丁
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
殺人多惜之文章不能免禍為之一嘆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
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
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羣臣無一人為曹植請命者而必待其切
自出為之一嘆丕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
植平生嗜酒疎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
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吳氏為女
之故而罵孫權其詞罵卞氏不曰見亦深愛其才安
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卞氏洒淚而入
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
殿丁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

想舊到來無可接待幸乞
恕罪宋江曰不才郵成小
吏迺罪上山感四方豪傑
望風而來同聲相應恩如
骨肉今蒙秦詔統兵征遼
敬奉真人仙顏夙生有緣
特來瞻拜伏乞指示前程
之事不勝萬幸真人曰天
色已晚荒山權宿一宵明
早回馬不知尊意如何宋
江曰正求我師點悟愚迷
安忍便去隨即喚從人托
過金珠綵段上獻真人曰

許犯着二牛闢墻下一牛墜井死字樣阿哥做考官乃出如此難

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為後患華歆不知有伏丕曰母
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山口成章臣未深信王
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則敗之
以絕天下交人之口不難助臣欺主何難助兄謀弟丕從之須臾曹
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
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
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
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
不姑恕論死則天下之犯死罪者多矣植曰願乞
題目時歆上懸一水黑畫着兩隻牛闢於土墻之
下一牛墜井而亡不指畫曰即以此畫為題詩中不

遇金珠綵段上獻真人曰許犯着二牛闢墻下一牛墜井死字樣



貧道僻居山野奇形宇宙賦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縱有金珠綵段亦無用處
兩兩齊道行 頭上帶凹骨 相遇出山下

隨身自有布袍遮体將軍
歛起相塘突 二敵不俱剛 一肉臥土窟

統數萬之師日費千金糧
非是方不知 盛氣不泄畢

此納回以富戰士盤中果
曹不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汝

品以臣當晚供御素齋道
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 西試中式偏不植曰願即命

人令公孫勝回家見母明
題丕曰吾與汝兄弟也以此為題亦不許犯着兄弟

早却來隨將軍回城宋江
字樣 前題在牽牛章植畧不思索節口占一首云

將心腹之事尺數告知真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人願求指迷真人曰將軍
相煮何太急

忠心與天地均同他日生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 四句詩齊過一過求通其母下

必封侯死當廟食只是命
氏從殿後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不慌忙離坐告曰

此身不得善終真人曰非

國法不可廢耳於是既曹植為安鄉侯 誠丁好文字

也亡必正寢凡必房故只 文字不佳將誰拜辭上馬而去曹不自繼位之後法

是好事多磨晏帝少樂得 令一新風還漢帝其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上

意濃曉便當速退毋久恋 按下曹丕以漢中王聞之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

富貴宋江再告曰某不肖 下再欲先主操已死曹不繼位威逼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

富貴但願兄弟相聚足滿 手稱臣孫權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讐 以關公之讐

微心真人又曰大限到來 臣魏之罪次討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慶化出班哭

豈容汝等留戀乎宋江再 拜於地曰開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

拜求真人法語真人令童 二賊玄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只宜緩圖

子取紙筆寫下八句法語 之急則生變矣 恐且不降吳可陞此二人為郡守分

云 調開去然後可擒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

忠心者少 義氣者稀 仍原來彭美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遺

幽燕功畢 明月虛輝 七



始逢冬暮 鴻雁分飛 心腹人馳報孟達本為治二人之使者方出南門

吳頭楚尾 官祿同歸 外被馬超巡視軍提縛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即往

寫罷進與宋江宋江看畢見彭義素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

不解其意再拜懇求解說 真入曰此乃天機不可漏

泄他日應時曰悟其意夜 亦懷怨心久矣素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為外合

深子請將軍歇息來早再 東潁川兵為內應大事可圖也前張彪於劉弟今

會宋江收了法語借敬一 恐不但斷髮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辭了

宵次早公孫勝已到草廬 將斷其頭矣

真人教倫素饌相待便對 彭義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

宋江曰公負道一言真知 即令搦彭素下獄拷問其情素在獄中悔之無及玄

徒弟公孫勝俗緣日短道 德問孔明曰彭素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

行漸長今跟將軍去幹大 素雖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素死於

功如秦凱還京望將軍放 獄血張松事泄而素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

回一者真會道有傳道之 止矣錯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

入二番免徒弟老母有倚 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兄弟二人商議曰我與法

門之望未知將軍尊意若 孝道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道已死法正之死在孟

何宋江曰師父法旨安敢 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為之奈何耽曰某有

不所當下眾人拜辭而去 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

真入社意殷勤携手直送 曰吾弟兄欲投魏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

到庵前相別有詩為証 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又向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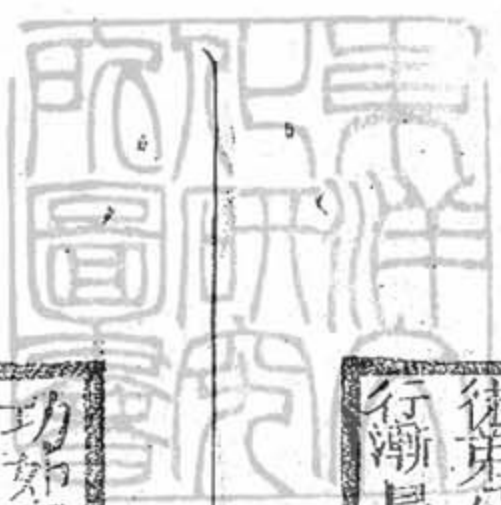
兵隨乘驂訪道流 引山兩 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

紫虛仙觀口雲稠 人之叛 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

當垓乞得幽玄語 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隨其表曰

尾吳頭事便休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

宋江回到劉州入府衙眾



將參見畢宋江取出真人
八句法語與吳用詳看
不解其意自此屯軍在剡
州一月有餘至七月終趙
女撫行文書到說奉朝廷
欽命催兵進剿宋江與吳
用商議即飛報王田縣會
台盧俊義先鋒准備軍馬
分撥已定忽報侍郎又到
宋江接入問曰侍郎復降
何意也侍郎曰乞退左右
宋江曰退軍士侍郎曰俺
生慕公之德若蒙

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望風歸順臣亦質
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英俊
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
誠足自愧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身犯謝罪還
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
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臣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
蚤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
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
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
悼邇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竊事
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於於外伏想殿下聖
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

將軍歸順必當建節封侯
宋江曰前者足下來眾人
皆知其意內有一半不肯
歸順玳若同侍郎去幽州
朝見郎王時副先鋒盧俊
義必然引兵追赴我今只
帶心腹之人同去侍郎可
預那座城子與我等安身
他若引兵趕來那時却好
迴避待我說他不從然後
和他廝併他必回報東京
別生異議我等那時朝見
郎王引領大遼軍馬都來

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
怨辭臣過奉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
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郎
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合二虎相併
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
一舉兩得
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
命率兵來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
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
乎達曰臣惟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
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
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斬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

與他厮併未為晚矣侍即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與呂蒙取傅士仁招糜芳一船意思听說心中暗喜便曰俺這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合劉封亦來降也不里說襄陽州有兩個隘口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一個與益津關兩邊都是險峻高山中間只一條路一個是文安縣兩面都是惡山過得關口便是縣治將軍若如此可往霸州安身宋江曰若得如此待我使人搬取老父以絕後患待郎可暗使人來引我去只今後我等收拾侍即大喜去了詩曰

選國君臣枉自猜

說降復去又還來

宋江心志堅如石

翻使謀心漸漸開

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

義宋武到州同兵用計

議取霸州之策後義領計

去了吳用宋武分付眾人

依計而行宋江帶林冲花

柴宋全劉唐穆弘李達樊

瑞瓊充李承鄧盛孔明孔

亮共討二十五員頭領一

萬軍校兵等侍即行

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便是說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射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早為十數回後開門射孟達作一樣子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後而走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颯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與河水之戰相像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見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吳拜於地細奏前事立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

與他厮併未為晚矣侍即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與呂蒙取傅士仁招糜芳一船意思听說心中暗喜便曰俺這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合劉封亦來降也不里說襄陽州有兩個隘口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一個與益津關兩邊都是險峻高山中間只一條路一個是文安縣兩面都是惡山過得關口便是縣治將軍若如此可往霸州安身宋江曰若得如此待我使人搬取老父以絕後患待郎可暗使人來引我去只今後我等收拾侍即大喜去了詩曰

過兩日只見侍郎飛馬而之難非鬼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今推却推脫立德
 來對宋江曰俺國主知將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此時孟達之言而不
 軍歸順請在勸州與國勇相會却再取老小未遲宋江曰願去的軍將收拾已完幾時可行侍郎曰今夜便行宋江即傳令馬摘鈴人喇叭黃昏開西門而出侍郎與數十騎引路約行二十餘里只見宋江在馬上猛然叫苦也假意曰照應前文不
 約下軍師與用同來不想忙速不曾等他且教軍馬此風此將此
 來儀臨淄城應麟出現黃龍現於鄒郡此風此將此

慢行快使入廷來當夜已求非魏之禍神
 是三更前面早到關下侍郎喝教開門把關軍將放開關軍馬直到霸州時天色將明侍郎同宋江入城報知國舅康皇定安這國舅是遼主皇后的親兄最乃漢之妖孽耳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公許之商議
 有權勢智勇過人同兩員侍郎守住霸州一個姓金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今漢
 名福一個姓葉名清帝將天下讓與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糜
 宋江降便教軍馬且在城外下寨只請宋先鋒入城得郎便回宋江入城求國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三代以後學湯武之征誅則是學舜禹之受禪
 則非蓋征誅可學而受禪不可學也漢高學湯
 魏家社稷今將建 漢代江山忽已移
 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身見宋江一表非俗乃降
階迎接敘禮已畢國舅曰
入開將軍名揚四海威鎮
中原俺郎主好生愛慕宋
江曰領國舅命當尽心報
答郎主之恩國舅大喜賞
勞三軍都令人城屯札宋
江與侍郎昨日典足下
來得慌速忘了吳軍師煩
差人報知把關軍將備有
軍師吳用來時便可放他
人關侍郎便差人去益津
關城安縣二處說知但有

一秀才模樣姓吳名用
便放人關二處得了將令
忽報有軍馬飛上關來把
關將見一騎馬秀才背後
一僧一行者又教十個百
姓都趕上關來到關前大
叫我是吳用來尋兄長被
宋軍追趕得緊快開門放
我把關將見了教開關放
入吳用來只見和尚行者
等人也捱人關把關人當
住和尚曰俺出家人被宋
軍趕得緊可救我們進關

武雖未必遂可湯武而猶不失為當堂之陣正
正之旗若夫受禪之舉一學之而謬者有三恭
再學之而謬者有曹不微但知舜禹之事而不
知舜禹之所以行事者耳舜禹之事行之以舜
禹之心後人乃以舜禹之心而欲行舜禹之事
居堯宮而逼堯子奪舜璽而逼舜禪天下有如
是之舜如是之禹哉
有妖孽而為禎祥者如九年之水開聖帝七年
之旱啟賢王是也有禎祥而為妖孽者如魯桓
公之書大有魯哀公之誌獲麟是也不當瑞而
瑞即謂之妖不當祥而祥即謂之孽麟鳳黃龍
非曹不受命之禎乃獻帝失國之兆然則麟也

鳳也龍也直等之青蛇之隨雌雄之化而已矣
觀曹不受禪之時有怪風之警而知天心之未
嘗不與人心合也人有天心天亦有心人心不子
魏豈天心獨子魏哉然不與魏者天心也不子
魏而終不能禁魏之篡者天數也不獨人不能
違數即天亦不能自違其數數不可憑而福善
禍淫之心則可憑紫陽綱目不以魏為正統蓋
不以天數與之還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奪之
耳
漢高之返沛縣有大風之歌此漢初之雄風也
獻帝之禪許昌有松風之變此漢末之悲風也
風在漢初而雄在漢末而悲同一風而有盛衰

車定要推出那和尚行者
大叫曰我是殺人的太歲
魯智深武松便是輪起鐵
禪杖武行者掣出双戒刀
便殺那數十百姓便是解
珍解至李立李雲楊林石
勇時迂段景住白勝卽保
四一發奪了關口盧俊義
引兵趕到關上二齊殺入
交安縣來把關將逃去吳
用飛馬到嶺州城下把門
官忙報知侍郎一面開門
放入宋江典侍郎來城邊

之異焉雖然風至漢末風斯息矣漢末安得有
風當仍歸之高祖在天之靈可也
呂雉王產祿而劉幾化呂武靈寵三思而周幾
代唐若曹后者誠過之矣曹后之屬曹丕比之
王后之屬王莽庶幾相似乎然以后之貴而貴
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貴而貴為后者曹后也
族以后之故而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
之故而得立則后之不黨其族也難推曹后之
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與父兄同
謀討賊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
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賢始
將與伏后董妃並列為三云

相接便引見國舅吳用且
小生正出城來不想魯
雅竟直趕到關前不知後
面如何流星探馬報來說
曰宋兵奪了交安縣軍馬
殺近霸州國舅使欲兵
迎敵宋江曰未可調兵我
用好言招撫他若不從却
戰未遲國舅與宋江一齊
上城只見盧俊義躍馬挺
鎗立門旗下高叫曰只教
反臣宋江出來宋江在城
牆邊指着魯雅曰宋朝賞

玄德之帝成都曹丕之帝洛陽同一帝也而中
家之筆于玄德而不與曹丕者正與僭之異也
若論玄德之取西川則以劉奪劉或以為逆取
而順守若論玄德之即帝位則以劉繼劉直是
順取而順守矣所可議者續高光之業而不墜
其統固所以尊祖乃納劉瑁之妻而立之為后
似不免於瀆祖君子於此不能無遺憾焉
立德之稱漢中王也在曹操稱魏王之後夫劉
氏可王而劉氏獨不可王乎非劉氏而王者高
祖有禁卽以獻帝韓之曹可奪而劉可予也立
德之卽帝位也在曹丕篡帝位之後夫丕可以
篡漢而帝室之曹反不可以繼漢乎丕篡之而

謂不明奸臣當道汝可同
歸扶助遂王不矢梁山相

聚之義後義大罵曰俺在
北京安家樂業你賺我上

山天子三次招安有何虧
你今反背朝廷禽獸何異

宋江大怒便開城門差林
冲花榮朱仝雷橫穆弘四

將齊出像義躍馬橫鎗直
取四將聞二十餘合四將

撥馬望城中便走像義鎗
招軍馬一齊趕殺大來林

冲花榮古住吊橋回身再
再從公計議議便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

不才初無過惡奏忍將祖宗大業等閑棄了汝百官

起義半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

特來奏請東吳計一荆州開公且不許帝聞奏大驚

半晌無言觀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

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真龍出現嘉禾蔚主甘露下降此

是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向不竟指青龍見坐此鷄化雉之夾與以

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公漢

氣數已終陛下帝皇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察地

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富

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相上下移以

此論之陛下可見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

在東午在酉乃誥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

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此等圖讖

等想帝曰祚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

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石以來有

遼只要取汝霸州特乘此

机会今已成功國舅等請

回本國俺無怨毒之心但

汝等家眷俱各放還霸州

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石以來有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left margin, including page numbers and possibly a title or chapter reference.

城已屬天朝汝等勿得再與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
夾爭競今後刀兵到處無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蚤退避
有再客宋江號令已下將
內應有舊官盡遣起身隨
國舅回幽州去了一面出
榜安民令副先鋒盧俊義
引一半軍馬回守薊州宋
江將一半軍馬守住薊州
差人飛報趙樞密知且說
國舅與侍郎帶眾歸到幽
州來見郎主奏說宋江詐
降古去薊州郎主所了大
怒喝罵侍郎曰你這無謀

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
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星天必不作爾北孫夫
吳將更爲赦烈不意曹肅此孫夫言罷痛哭入官左右侍者
若賊知有如此一位賢友

害國佞臣致失薊州與我
拿去斬了班中元顏北磨
奏曰郎主勿憂免斬侍
郎臣引部下二十八宿將
軍十一曜大將前去一鼓
而收說未了班中神出鬼
統軍奏曰殺雞焉用牛刀
不消正統軍前去只留某
略施小計使宋江等死無
葬身之地郎主大喜曰愿
聞妙計曹教宋江三人入
馬一齊死一代英雄咫尺
休具所下回分解

皆獻欲流涕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通
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
議免遭大禍四岳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
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
事月正元日未開唐陛下若不從衆議恐且及
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然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
蕭牆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
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何
不知恩報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使曹學而
席當割其舌不但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
分坐當分其尸矣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
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蚤
發一言破壁而孔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真遠區七智力餘

天公原自有乘除

謝玄真得擒王技

趙括徒能讀父書

青谷兵如沙上雁

幽州勢若釜中魚

敗軍損將真堪愧

遼主行看坐陷車

這智統軍姓貨名重聖是

元顏統軍都下副統軍之

呼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郎在此曹洪

索腰玉璽祖弼此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

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

姦究專權漢室亡

詐稱禪位效虞唐

滿朝百辟皆尊魏

僅見忠臣符寶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

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與魏王幸留殘喘

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

以安眾心非安眾心乃安一身耳帝只得合陳羣車禪國之詔

合華歆管輅詔聖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本是天

職身長一丈方教萬人善

行妖法使一口三尖兩引

刀見任提督諸路軍馬當

時奏即主曰臣有一計道

幽州地面有個去處喚做

青石峪一條路入去四面

都是高山臣撥數騎引他

兵馬直入裏面將木石築

塞峪口讓軍把守教他們

餓死在內元統軍曰惟恐

不諳身賀統軍曰彼得全

勝志滿氣益必至幽州俺

分兵前去引誘他必乘勝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蕩幸賴祖宗之靈君

而復存原非大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

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文武之蹟

今王又六耀明德以應其期舊數昭明信可知矣

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

於無窮朕應憂萬今其並讓禪位於丞相魏

王王其毋辭

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聖已

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誘天下難欺與

直不從之合王朗在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嗣

天位不曰天位不可讓而曰別求帝覽表心甚驚疑

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天子言信老實不更

與他在如何再計

趙來斷然深入重地狼狽
 從其計賀統軍卓軍分作
 兩路令大兄第賀去取
 朔州又令小兄第賀去
 取朔州都只可詐敗引至
 幽州境界自有計策却說
 宋江在朔州報遠近信
 朔州乞調兵救援宋江留
 下一枝軍馬守定朔州其
 餘大軍拔寨都起往朔州
 與後我約同進兵賀引
 兵投朔州却好逢着宋江
 軍馬未及戰得十合賀折

曹不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
 後世不免真竊之名也既畏此名詡曰此事極易可
 再命張音賈回璽綬却教華歆合漢帝築一臺名受
 禪前李肅號董重言言蔡受禪臺
 大小公卿盡到臺下合天子親奉璽綬神天下與王
 差人送來不爭却要天子親自送來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王
 再即今張音奉回璽綬仍作表謙辭言回奏獻帝帝
 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若天子第二次竟敢
 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
 明白禪位到底不自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魏恩矣帝
 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
 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祭
 之

許敗而走宋江不追那賀
 雲至朔州正迎着呼延灼
 不戰自退宋江合盧俊義
 計議攻取幽州之策吳用
 朱武曰幽州分兵兩路而
 來俱不戰自退此必是誘
 敵之計且未可行盧俊義
 曰軍師委矣那斯運輸數
 次如何是誘兵之計豈不
 聞當取不取過後難逢宋
 江亦曰這厮勢窮決無他
 策可施吳用朱武阻當不
 住宋江盧俊義將軍馬分

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祭
 之

作三路面行只見前軍報
說遠兵已至宋江遂到軍
前看時一彪是旗向山坡
前搖顯當先一員番將怎
生打扮

頭戴明霜鎖鐵盔身披
耀目連環甲足穿抹綠
雲根靴腰束龜背狻猊
帶襯着錦繡緋紅袍執
着鉄桿狼牙棒手提三
尖兩刃八環刀坐下一
騎千里追風馬
旗上寫得分明大遼副總

兵賀里空躍馬橫刀出陣
宋江曰遼國統軍必是上
將即合關勝出陣相併正
似兩條龍奪空一對虎爭
槍一往一來鳳翻身一上
一下為展翅刀關刀併數
丈寒光馬躡驚動半天殺
氣二將開到三十餘合贊
統軍氣力不加發馬堪本
陣使走關勝拍馬追趕賀
統軍引兵奔轉山坡宋兵
這至五十餘里听得四下
響戰鼓齊响宋江急叫何
臺受禮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
三十餘萬宋日昭彰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禮
下羣臣跪聽用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
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
躬大亂滋看羣凶恣逆宇內顛覆武王神武極茲
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護
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
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
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命曰爾度克揚於虞舜用率
我唐典敬遜爾位於獻天之曆數在爾躬君其祀
祀大禮享萬國以補承天命



軍山坡左邊撞出黃旗欄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嘆曰

兩漢經營事頗難 一朝失却德江山

黃初欲學唐虞事 司馬將來作樣看

路未江分兵逼敵右邊亦
撞出一彪軍前面黃旗軍
勒回兵來夾攻宋江軍馬
相顧不迭却彼番兵冲為
兩段盧俊義在後廝殺不
見前面軍馬急尋門路殺
出時只見刺斜裡又撞出
番兵喊殺連天將俊義圍
在垓心俊義令眾將冲殺
尋路出去時四下裡陰雲
閉合黑霧遮天白晝如夜
不分東西東北盧俊義心

陣怪風飛砂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
皆吹滅此亦見祥瑞即虞舜當日四不驚倒於臺上
百官急救下臺半响方醒烈風雷雨弗迷持臣扶入
宮中數日不能說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
封華歆為司徒土朗為司空大小官員一一陞賞至
疾未痊疑許昌宮殿多妖昔操之疾既疑洛陽有鬼
究竟何鬼何妖不過因操奸如鬼故乃自許昌幸洛
陽大建宮室以上按先曹至查有人到成都報說曹

慌急引一支軍馬殺出

不自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蓋宮殿且傳言漢帝曰

兵后面趕殺俊義奔至一

遇害此傳言之謀按獻帝廢為山陽公漢中王問知

山口引眾將入去只見狂

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謚曰孝懿

風大作走石飛沙對面不

皇帝立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

見人約近三更前后方纔

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詐請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

風靜雲開復見一天星斗

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為帝放下先王按以

眾人看時四面都是高山

關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

峻嶺峭壁懸崖無路可出

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

隨行頭領乃是徐晃索超

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孔明

韓滔彭越陳達楊志李忠

人事譙周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

周通鄒潤鄒潤楊林白勝

兼言天象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

共十三位頭領五千軍馬

中王即皇帝位漢中王賢表大驚曰噫等欲陷孤為

而集于星光下俊義自軍

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天



士所殺一日神思困倦且
在這皇權歇明日却尋歸
路有詩為証

四山圍遠怪難通

原是陰陵死道中

若要天軍相脫釋

除非插翅駕天風

宋江正圍殺問只見黑雲

四起走石飛沙對面不見

人公孫勝在馬上知是妖

法急提劍在手口中念詞

漫聲道疾將劍一指只見

風息雲開遠兵不戰日退

宋江敗軍退到一座高山

屯札計占頭領不見俊義

等一十三人天明遣呼延

灼關勝林冲秦明各帶兵

去尋了一日不知消息宋

江取玄女謀書之課上曰

大眾不妨只是陷在幽州

之處難得出來便令解珍

解空扮作獵戶遶山來尋

又差時逢石勇段景住曹

正四下裡去打听消息解

珍解空披上虎皮衣提了

鋼鉞只往深山裡行四邊

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
色曰孤豈効逆賊所為拂袖而起入於後宮曹丕逼

之詔先主不受羣臣之表補去其遠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衆官
人朝請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

子以被曹丕所弑王上不即帝位與師討逆不得為
出義也今天下無不欲皇上為君為君為君為君為君

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不以大德推之而以
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育德澤以布於后

今一旦自立為帝與篡竊何異不言義不當立也言
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

衆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問孔
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

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故作可嘆

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語漢

目不言先是先主在難此處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

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贖至今言聽計

從今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

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為帝滅魏與

劉共圖功業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
久必盡散矣不以已動之乃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
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既以羣臣動之漢中王曰
若非推阻恐天下人譏誦耳不言已德不誰但恐人
近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
順有何可議此言人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誠

一望不見人烟都是亂山
天命漢中王曰待將軍病可行之未遲
 登臨景夜月色微明遠望見山畔一点火光弟兄
 曰火光之處必有人家且
 去討些飯吃去到那里只
 見數間茅屋解珍弟兄推
 開門扇燈光之下見個婆
 婆拿下放下銅交納頭便
 拜那婆已曰我只道是孩
 兒回來原來是客人你是
 那裡獵戶怎生到此解珍
 曰小人原是山東獵戶因
 來此間做些買賣却消折

曹不真病孔明假病將屏
 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
 風一擊外面文武眾官皆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既允
 便請擇日以行大禮只露得一句日風漢中王視之
 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尚舉陽泉侯
 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
 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
 大司馬駸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
 從事郎秦宓等眾也先聞其言後詳其人漢中王
 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埋怨一句孔明曰王上
 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後寔一句即時
 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

本錢無甚生理只得來山
 中尋些野味度日不想迷
 失路徑來到這裡借宿一
 宵望媽上收留那婆婆曰
 我兩個孩兒也是獵戶客
 人少坐我去安排晚飯其
 你吃解珍解空你謝不已
 不多時只見兩個人提隻
 獐子入來那婆已曰我兒
 上放獐子與這兩位客人
 相見解珍弟兄連忙下拜
 那兩個替禮了便問客人
 何處人因甚到此解珍弟

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樂駕迎
 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即讀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
 帝備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曆數無疆義
 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貴
 操阻兵殘忍戮殺王后罪惡滔天操子不韋身凶
 逆竊據神器羣下將士以為漢祀隨廢備宜延之
 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承帝位詢于庶民
 外及遐荒君長夫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
 以久替四海丕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
 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
 壇祭告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靈所濟家永

兄說短前事那兩個日俺

綴履服 三過却不是其交止一篇却不是假

姓劉排行第一兄弟劉二

祖居在此父母存兄弟

二人打獵為生此間路徑

甚雜俺們尚有不認的去

處你兩個却是山東人知

何到此間討得衣飯吃你

休瞞我二位恐不是獵戶

玄解珍曰既到這里如何

隨藏只得實說與兄長知

道有詩曰

峯峦重重遶周遭
兵陷城心不可逃

漢前再三推讓曰倘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此
雖是虛文然其孔明奏曰王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
曹不之讓不同天下况是大漢宗派宜即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
焉文武百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
正一般改元先王立妃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
却改得堂堂正正子封次子劉永為齊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
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
兩川軍民無不欣躍一樣做皇帝只此一次自設朝
文武官僚拜畢刻為兩班先王降詔曰朕自桃園與
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

一解明知消息

正將踪跡訪漁樵

解珍弟兄跪下曰小人兩

個是梁山泊頭領解珍解

宣便是跟隨宋公明今受

招安來征大遼前日與賀

統軍大戰被他冲斷一枝

軍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

小人打探消息劉一笑曰

你二位既是好漢請起少

坐俺教你去尋將酒飯相

待席間刺一問曰俺久聞

宋公明奉天行道真如此

害若不報讐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

生擒逆賊以雪此恨奠獻帝之讐更大於害關公之

其事有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

至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正是

君王未及行天討 臣下曾聞進直言

未知子龍所諫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天
圖
書

